

拿破崙一生



譯者序

拿破崙起自微細，乘法國革命，以戰功顯，數載而成帝業，當其盛時，歐洲大陸皇帝王公，無不俯首聽命，其兵力所及，幾遍全歐；方且以爲歐洲編小不足以迴旋惟亞洲可以建大業，其氣概可謂雄矣。而之用意，則殊非甘於窮兵黷武者，不過以武力爲前驅，而欲置世界於大同，其規模宏遠矣。是以其功業其傳於後世者，不專在乎武功，而尤在乎文治。歐洲諸邦之食其主義之報者，至今弗衰，是以近日有法國大文豪論拿破崙，論歷史有兩位偉大人物，前有耶穌，後有拿破崙；亦言之成理，非故作驚人之論也。以拿破崙用兵二十年，滅人之國，毀人之家，各國之歷史家爲之撰紀傳者亦多矣，而難免於溢美溢惡，此則毋足怪者。況歷史家有言，事過五十年，乃可以作史；事過百年乃始能有信史；此信史之所以難也，而拿破崙之信史則尤難。美國鐘斯通（R. M. Johnston）乃譯行拿破崙自撰之日記，其意固欲使讀者各自運用其批判之力，以窺見及論斷此位歷史偉大人物也。昔哲學家之成爲某一宗某一派，則隨其人之品格而定，誠哉是言！今此日記之所紀，有可信者，有不可盡信者，然而從其不可盡信者，亦未嘗不可以窺見其當時之用心。願讀者之教育，環境，閱歷，心理，不能盡同，亦終不無見仁見智之別，其論斷以殊難於一致惟其非得自展轉之耳食，亦不是故作違心之論，則亦可以自慰矣。民國十七年戊辰大暑新會伍光建序於北平東城之愛榴居。

鐘斯通序

我要說幾句話，說明這本書是什麼，不是什麼。

這本書的內容，除了有幾段在括弧之內的不計外，全部都是拿破崙的話，有筆寫的，有口說。

但其中有減寫的，有改易句語及日期地位之處。

減寫的地方，並未表示出來，因為隨處皆是，只好在此預告讀者，書中則不作減寫記號了。

改寫日期地位，是要保全日記形式，全屬於下列兩類之一（亦有除外者在極少數之列）：一，事體之詳情，往往是寫於事體發生之後一兩日，今則列於事體發生之日；二，在聖赫勒拿所說之事體，移置該事體發生之日之下，此第二列却甚少。

▲其中有數處，是結合而成的，例如新十月十九日對元老院之演說，及從來比錫退兵，對波蘭軍官之演說，是也，每篇皆是結合幾次所說而成者。我作一次警告讀者，實情是如此，因為從此書之本性觀之，其附註之關於此者，及所說之其他諸事，似乎不合在此；當然是要比原文較長。

尚有兩小點亦宜注意：一，書中已改革命新曆為今曆；二，人名及爵位名並不一律，有時用本人之名，有時用其爵位名；例如內伊已封厄爾欣根公爵及莫斯科亞王爵許久之後，有時仍稱其為內伊是也。今附以一拿破崙朝王公表，人名與爵名並列。

對付歷史的文件，原有若干條規則，讀者可以照用以求其真實，今則不宜用於此書，而宜求之豐功偉業及大人物之心理之發現。因為以客觀而言拿破崙極少說實話，甚至於絕不說實話；然而以主觀而言，拿破崙又如何能够不說實話？一九一〇年，鐘斯通序。

拿破崙日記

一七六九年至一七九五年

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五日。我於是日生於阿耶佐 (Ajaccio)。父母名我爲拿破崙。自數百年以來，我家皆稱第二子爲拿破崙。

一七七九年四月入布里恩 (Brienne) 陸軍學校。我入陸軍學校覺得歡樂。我之心起始工作。我急於求，求學知識，求進步。我酷好讀書。入學校不久，同學常談及我，稱讚我，妒忌我。我覺得我自己的能力。我比同學聰明，我覺得快樂。

一七八三年十月十二日。致查理波那帕脫書：我的父親。你可以想到。你的來信，使我不歡。但是因爲你既然爲病所迫，又是因爲與我甚親的家庭所迫，我不能不以你回來科西嘉 (Corsica) 爲然，不能不自慰。

一七八四年六月二十五日。我的兄弟無膽，不敢冒打仗的危險，以爲當軍人是住在營房的。

七月七日。二十一日。我的父親到和流細安 (Lucian 拿破崙之弟 譯者註) 和兩位少年女人同來。約瑟 (Joseph 是拿破崙之兄 譯者註) 在修詞科。假使他能用功，當可以有進步。

十月二十九日在布里恩。人人都說我除了幾何之外，我都無所長。我並不爲人所歡喜。我乾枯如同一張紙。

十月三十日。我離開布里恩往巴黎陸軍大學。

一七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巴黎。我們的父親死了。我們小的時候，全靠父親一個人教養我們。國家是失了一位廉俐明白篤實的國民，天命如此，也就無可奈何了。

致波那帕脫太太書：我的母親：父親既死，你應該安慰我們的。我們要求你安慰我們。我們親愛你，我們為你犧牲，要比父親未死的時候加倍，要使你忘記（我們要竭力作到可能的地步）死了一個親愛的丈夫的無可計算的損失。

十月三十日。我當了拉法爾（La Fare）團的炮隊副中尉。

一七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在維侖斯（Valence）。

帕奧利（Paoli）今日起始是六十一歲。科西嘉的人因為一件名正言順的事，已經脫離熱那亞（Genoa）人的束縛了。他們也能够脫離法國的束縛，我但求天佑他們成功。

五月三日。我在這裏總是杜門不出，終日作夢，盡情的發愁悶，總是離羣索居的。我今天又愁悶，不知這愁悶又逼我作什麼事。逼我尋死，我現在正是少年，將來的日子還多咧。我不見鄭井已六七年了。到底是什麼瘋魔逼我尋死呢？太約是見得人生太空，是無疑的了。若是一個人求死，爲什麼不自戕呢？我回到家鄉有什麼光景等候我呢？我的同仇敵愾的人，都受了束縛。見着打他們的人的手，還要出於害怕，同那手接吻。

五月九日。一個人要能够駁倒盧梭（Rousseau），只靠美德和愛真理，是作不到的。盧梭也不過是個人，我們可以易於相信他也是會錯的。

七月二十九日。致寶齊人波爾特（Borde）書：煩你寄我一本和蘭斯（Valens）夫人的事略，這是

慮後自狀的續篇。我又煩你寄我一本科西嘉革命史，和你所有的書同科西嘉有關係的一張目錄。若是你沒有這類書，煩你將你所能夠代辦得最速的寄來。我接到你的回信立刻付款。我的住址是駐維維斯法爾團炮隊軍官波那帕脫先生。

九月二十日在里昂我很捨不得離開里昂，比離開維維斯，還更捨不得。我極喜歡里昂。若是在這個地方過一生，也是願意的。但是一個人不能不聽天由命，既然執了正業，不能不受這正業的條件。一個當軍人的，只有對於軍旗是要永不改變的，對於其他就不能了。

一七八七年四月二日。拿破侖波那帕脫拉法爾團副中尉，求舍居耳大將 (de Segur)，給假五個半月。從下五月十六日起。

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巴黎。我從從義大利曲院出來，同御苑的大路相對。我走到鐵門的時候，我兩眼見着一個女人，此時正是半夜。看她的外貌，她的年紀，就表明她是個什麼路數的人了。我兩眼瞪她，她就立住腳不走。她在那裏遲疑，我却壯了膽。我就對她說話。我向來是極厭惡她的不名譽的行業。我向來以為只要被她這樣的人看一眼，就覺得我自己被她污辱了的。我這時却同她說話。我說道：天氣很冷，你怎麼能走出去，她答道：先生！希望使我暖，我必要辦完我晚上的事……她說話的情形，是看得諸事都無足重輕的。她答我的話又是很鎮靜的，就激動我，使我注意。我就同她轉回頭走。我說道：我看你的身體並不十分結實，你怎麼樣能夠受你所作的事的勞苦，我覺得詫異。她答道：先生，一個人為吃飯起見，不能不作點事，……我答道：那是自然。不過你就不能找別的相宜的事麼？……她答道：我找不着。先生，我必要弄幾個錢過活。

我覺得有意思。我覺得歡喜，最後居然有一個女人肯答我的問話。這一種的結果，是從前所不能常常

得着的。

一七八八年七月一日在俄桑 (Auxonne)。我於我的本身事務之外，並不注意牠事，我每一星期只穿一次全服。自從得病以來，我睡得甚少，少到難令人相信的。我十點鐘睡，四點鐘起，每日只食一頓。這種辦法却與我的身體很合宜。

一七八九年四月一日。思想對的人，看得今年開頭開得好。經過數百年封建的野蠻主義，和政治的奴隸制之後，群眾似乎是受了奢侈，放縱，和美術的潛力，變作毫無道德的了。這時候自由兩個字居然激動人心，如大火焚燒的，實在是一件奇詭異的事。當下法國是正在重新得了生命的時候。可憐我們科西嘉島的人，將來變作什麼呢？（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 譯者註）。

四月十六日在阿耶佐。我的身體病到支離。十月十五日以前，不能回營銷假的了。

七月十四日。法國革命軍家攻破巴士狄大監牢。

一七九零年八月二十八日。星期五晚上在碼頭豎了一個絞人的架，架上寫了幾個字：『巴黎的絞人架

。』

一七九一年二月六日在聖和利亞 (St.-Vallier)。爬山虎碰見第一棵樹，就要繞這棵樹。這句簡單的話，就是戀愛的歷史。什麼叫作戀愛？一個男子覺得或遲或早要作一個單身寡人的難過，戀愛就是這種的感覺實行發生，既覺得難過，又覺得永不死；這個人的靈魂，求得了依靠，就變作加倍（成雙），有了保障，流表同情的眼淚……這就是戀愛。

八日。到處鄉民的態度都很強硬。多非內 (Dauphiné) 地方的鄉民，尤其是強硬。他們是甘為憲法而死。婦女們却是保王黨，這也不足為怪。因為自由女神，比她們都長得好，把她們都蓋過了。

愛國俱樂部應該送彌拉波 (Mirabeau) 全套科西嘉衣服，就是該送他一件帽子，一件褂子，一條褲子，一把小刀，一把小手槍，一枝長槍；這樣一來，很能發生深刻印象。

四月二十四日在俄桑。路易很用功學法文；我教他算學和幾何。他讀歷史。他將來是一把好手。他已經學會了法國人的派頭，法國人的斯文，法國人的活潑。他能够入聚會場，會很大方的鞠躬同人寒暄幾句。很有三十歲人的端莊嚴肅。我是看得出來的，我們兄弟四個人，將來還是他最好。但是我要補一句話，我們三個人的教育，都不如他。

六月一日，保王黨的演說家是作了許多幫助推倒王室的事，這是無可疑的。因為他們費了許多唇舌，發了許多空議論之後。到底總是說因為共和是做不到的，所以共和國家是不可能的。

七月二十七日在維侖斯。是不是要宣戰？

國人是踴躍極了，熱心極了。兩星期之前，有三省的二十二處俱樂部，開一個會議，作好了一篇請願書，要求審判君主。在十四日那場大宴會中，我曾恭祝俄桑地方愛國者的健康。

九月二十日在科西嘉之科爾提 (Corte) 地方。服爾尼 (Valey) 君在這裏再等幾天，我和他兩個人就要起程，周覽這個島。服爾尼君曾撰一書，名埃及紀程。因此在文學界得名。

一七九二年二月一日在阿耶佐。當這種風潮最大的時候，一個科西嘉的好男子，應該是住在家裏的。統兵大將會請我當義勇隊的副少佐。

四月。第一次聯盟之戰。

五月二十九日在巴黎。我是昨天到巴黎的。巴黎的人心是極其浮動。在王宮保護君主的國民軍已經加倍了。

陸軍的軍官有許多棄職而逃的。毋論從那一點看來，情形是極其吃緊的。

六月十四日。全國人的精神，都被發狂的黨人所攪亂了。事變既是這樣複雜，是難以尋得頭緒的。將來變作什麼樣，我實在是猜不着。但是所有一切事體，都是帶了革命的面目。

十八日。並無陸軍的消息。

二十日。我們跟着這些亂民去看着。共總有七八千人，手裏拿的都是長矛，斧子，大刀，大炮，鐵叉，尖棍，走到國會去遞請願書。其後去見君主。王宮的花園門是緊閉了，有一萬五千國民軍防守，亂民打破園門，入了王宮，把炮安置好，正對住君主所住的內院，打破了四重門，送兩個徽章給君主，一個是白色的，一個是三色的。亂民對君主說道：請你自擇，你是願意在這裏，還是願意出奔到科不林士（Coblentz）。君主却不為所動，把一頂紅帽子戴在頭上。

他們怎樣能讓亂民進王宮？他們應該用大炮打倒他們，如同割草似的，打倒他四五百個，其餘的人也就逃跑了。

我聽見有人告訴我路易（第十六）把紅帽子戴上，我就有了結論曉得他的君主地位算是完了。因為在政治裏頭，作了一件失體統的事，就不能往下幹的了。

七月三日。我不能不說我們的領袖是無能之輩。我看這全局的事變，看得很切近的。就曉得是不值得收服羣衆的人心，不值得去求他們同我們要好。他們各人都是各人自顧其私立的。肆行殘害，又惟恐不如人。他們的陰謀。又極其卑劣，不減古時，這就能够把什麼壯志都被壞了。

八月七日。所有一切的徵兆，都是預表有大暴動發生。有許多人離開巴黎。

我在巴黎這些日子，很研究天文。這原是一件極能消遣的事。是極好的一支派科學。我既有了算學的知識，學天文是不必大費力的，這是一種很偉大的學問。

八月十日。我住在得勝街。我一聽見警鐘響，又聽見說是王宮被攻，我就走向卡流西（Carrousel）。我還未走到，在小營街，就遇見一羣極難看的亂民走過，用一枝長矛插了一個人頭，到處游街。他們以爲我過於偉一位上等人，就要我喊國民萬歲。我趕快就喊，這是可想而知的。

王宮被兇惡的亂民攻擊。攻下王宮之後。君主到了國會躲避。我很小心的走入王宮的花園看看。自從這一天之後，在我的全數戰場之上，從未見有過這許多人頭的深刻印象，如當時所見的瑞士兵的頭。

當我眼見攻打王宮和君主被擄。我絕不想將來有一日我處他的地位，也不想拿這所王宮當我的住宅。在馬塞雷茲（亦稱瑪西）人得勝之後，我憑着一個人正要殺一個侍衛軍。我就對這個人說道：南方的漢子，我們不如饒他一命罷！那個人問我道：你是一個南方人麼？我答道：是的。那個人說道：好吧，我們就饒了他！

九月二十二日。宣布法國共和。

十月十八日在阿耶佐。我要往波尼法卓（Bonifacio）恢復秩序。但是軍長請我。我將要去科爾提走一次。

最後的新聞，說是敵人已經拋棄維丹（Verdun）和龍威（Longwy）兩處地方了。我們的人並不是要去睡。薩伏衣（Savoie）和尼斯（Nice）都在我們手中。我們不久就要攻撒地尼亞（Sardinia）。

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一日。在鄂爾米（Olmette）。致波尼法卓自治局局員書：我們奉帕奧利軍長的命令就到貴地。我帶的是兩中隊人。你的善意，和你的愛國熱心，我是很曉得的。他們是願意出力，替我們的軍隊預備一切，是無疑的了。阿耶佐義勇隊副大佐波那帕脫啓。

七月。法蘭南部反叛共和。

八月。在波挨耳 (Beaucaire) 晚飯。波挨耳是個集。剛好是趕集的末後一天我到那裏。同兩個馬舍爾茲商人吃晚飯。

軍人說：你看國裏的戰爭，是一件什麼回事；我們你怨我，我恨你，你殺我，我殺你。你們爲什麼怕軍隊？軍隊是恭敬馬舍爾茲的，因爲沒得那一個市鎮爲大眾的好，犧牲自己，比得上馬舍爾茲的。你們當我們是好人，我們就是你們的好朋友你們相信我的話。你們裏頭只有幾個流氓引誘你一直向反對革命的路上走。你們不如恢復從前的法權，承認憲法，軍隊就立刻離開這裏，叫西班牙人跳舞。他們因爲有一兩次得手，就變作太驕傲了。

二十八日。英國佔據土倫 (Toulon)。

九月十六日在土倫前線。原是大炮攻倒炮台的。

十九日。我到後三日，我們的炮隊組織好了。

十月二十五日。我們的大炮開始辦事。

十一月十四日。我呈給軍長等的恢復土倫的規劃，是唯一可以實行的計劃。

二十八日。這一個炮隊的軍人們是不害怕的。

二十九日。這個年青人叫什麼名字？叫畢諾 (Benoit)。這個人將來要發達。

三十日。敵人曉得我們炮隊的利害，用大兵力攻擊，被他擊放，釘了我們大炮的火門。半點鐘後，我們奪回我們的大炮。杜高米埃 (Dugommier) 軍長是極其勇敢，確有共和國的勇氣。

十二月七日。我們的地位仍然是一樣，無甚大變化。我們有三萬人。

十七日。我們已經克復土倫了。你們去安歇罷！後天你們就在土倫安睡。（此是拿破崙立功之始，此

後漸露頭角。（譯者註。）

二十四日。敵人忽忽的退兵。我們奪得他們許多的行李。假使這場風，再阻止他們一點鐘，他們就算完了。

一七九四年一月四日。在馬舍爾茲。我將要把大炮安在炮台上，俯視這座市鎮。炮隊的情形很不好。二十日。在兩星期之內，我希望將從倫晤（Rhône）至發耳（Var）的海岸，布置好了。

二月十二日。他們布置海防，已經花了許多錢，還是未辦好。

四月一日。我帶阿爾普（Alps）師團的炮隊。

四月二日。我們開戰的時候，有三萬人。

六月二十日。我們軍隊的目的。是在土圖拉（Sura）山谷。

七月二十三日。新七月的革命。

八月七日在安提比（Antibes）。致阿爾比提（Albites）和沙利西提（Saliceti）兩代表書：你們免了我的職；又把我拘管起來。你們並未定我罪名，就污辱我；或是不任我辯訴。就加我罪名。自從革命發生以來，我常時表示我為正義犧牲，是不是同內敵奮鬥，有我一分；我是個軍人，同外敵奮鬥，也有我一分，是不是？我曾經為共和而犧牲一切，我於攻克土倫之役，也不無微勞；攻克沙奧吉俄（Saorgio）之役，我在軍中亦曾立功。

沙利西提君曉得我有五年之久。你見我對於革命，有什麼可疑之處麼？

十四日。致國民代表書：諸位公民，這就是我答復你們的四條詰問。因為我似乎已經不為自由人所敬重。我的良心能使我仍然恬靜。但是我的心已經裂了。我覺得我的頭是冷的，我的心是熱的。我不能過被

人懷疑的生活。

十九日。致學諾書：我的貴友學諾！我很領略你對待我的一番厚誼。你久已曉得我以及誼待你。你能够依賴我的友誼。他人許以不公對待我。但是我並無過犯，我是理得心安的。我故此請你不必出力。你若出力，恐怕反誤我的事。

一七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巴黎。致學諾書：你除了中尉的肩章之外，並無長物。波雷 (Paulette) 並你所有的這一點也沒有。我來替你們算個總帳。你是什麼都沒有。波雷也是什麼都沒有。總數是什麼呢？……是什麼都沒有。所以你這個時候不能結婚。我們必要等候。我的好朋友呀，也許將來我們見着更好的日子。(波雷似是拿破崙之妹波林的簡稱。譯者註。)

四月一日。沙利西提很加害於我。我正是開始有好前程的時候，被他打斷了。我的揚名於世的觀念，正在發枝的時候被他弄枯了。這個人是我的凶星，我饒恕則可，忘記則不能……忘記又是另一件事。

五月十八日。新五月一日之事。我們若是就這樣的把我們的革命，在爛泥裏拖過去。凡是一個人，不久就要以自己是一個法國人爲恥的了。巴刺斯 (Barrès) 此刻正在大街的盡頭，帶了許多兵。他曾告訴我，打算要開炮。我勸他不必。

六月二十二日。我奉派爲西方軍的團長。我正在有病。不能不請假。(斐氏云當日政府命拿破崙爲西方軍的步兵團長。拿破崙以爲用非所長。稱病不行。譯者註。)

今日在國會宣讀憲法。

七月一日。以現在歐洲大勢而論。撒地尼亞王顯然是要和不要戰。我們必要將戰爭蔓延到他的國內。把奧國的軍隊引到如是的一個地位，以便我們可以攻他。我們征義大利之師，必要遂敵人離開洛安諾(

Loano)，桐嚇皮德蒙特（Piedmont），征服倫巴底（Lombardy），深入提羅爾（Tyrol），與征萊因之師相會。

十二日。此時奢靡，尋樂，美術的風氣，又重新發生，令人驚駭。無論那裏都是女人。

十八日。舉諾今日在這裏好闊。花了他父親許多錢。馬爾蒙（Marmont）在圍攻馬因斯（Mainz）的軍隊中。

二十四日。從南方來的消息令人難過。讓我們希望有一個強有力和組織完善的政府，停止這等事。

二十五日。致約瑟波那帕脫書：（約瑟即拿破崙之兄 譯者註。）你一定是特爲不說起狄西利（Desiree）的。我不曉得他是死還是活？

八月十七日。我奉命往芬底（Vendee）之師供職。我不答應去。

二十日。我奉委入公安局測量處辦事。我只要呈請，就可以奉派到土耳其當軍長，替他們整頓炮隊。

此間暫時諸事皆安靜，但是也許是醞釀大風潮。

二十五日。致約瑟書：我盼望爲你謀得一領事之職。

召集初級選舉，以公舉立法院三分之一的議員。

二十九日。國內軍隊已經承認憲法。巴黎市內有許多分區，要求撤退軍隊，收回命令。

九月五日。公安局以爲戰事未完，我不能離法國。我將奉委，仍帶炮隊。

若是我仍住在巴黎，我或者爲娶妻的想法所困。

六日。致約瑟書：琪奧（Cécile）領事出缺。但是你會告訴我不要海島。我希望替他謀較好的地位。

今日初級選舉開會，街上的大張告條很多。但是我們都希望不至於鬧事。我很喜歡路易（路易是拿破崙之弟 譯者註。）他很難副我的期望。但是他的性情同我一樣。他很活潑，聰明，強健，多能，人復可靠，又好善，色色俱有。你是曉得的，我只爲我們自己家裏的人的歡樂而努力。

七日。諸事都安靜。若以爲此時的地位是悲慘的，就是錯誤。共和國在外是很有勢力，不久就能恢復國內秩序。

十一日。初級議會不承認命令。

二十七日。情形頗不安靜。有許多激生事變的材料。

十月三日（新九月十一日。）自從今朝起，巴黎各處都是火光。我必要小心謹慎。我並無什麼勢力。

四日（新九月十二日。）我要出去打聽新聞。

我看見幾位代表很恐怖，其中一位就是空巴舍累斯（Cambaces）他們以爲明天就要被攻。又不曉得怎樣辦法。我答道：你們只要給我若干尊大炮。我這個條陳，反令他們麻木不仁。

過了一夜，他們還是無法斷。

五日（新九月十三日）早。消息很不好。他們於是才把事權交給我。他們討論是否有權可以用兵力抗兵力。我就說道：你們的意思是打算等一等，要等到人民許你放炮，你們才放炮，是不是？你們已經委派我。你們若是這個樣，豈不是陷我麼？你們應該讓我用我自己的法子去擺佈，這才是公道。我說完這兩句話，就讓這一羣律師自己沉自己於議論中，我就去釀動軍隊。

六日午前兩點鐘。致約瑟喬：什麼事都完了。我第一個思想，就是把消息告訴你。保王黨是日見其明目張膽。國會已令某分區繳械。但是這分區反抗軍隊。麥努（Menou）是立刻免了職。國會派巴刺斯統

帶軍隊，公安局却選我當他的副手。我們兩個人就布置一切。敵人來攻我們，我們把敵人殺了許多，已勒令各分區繳械。我的好運是來了，我還戀愛給尤金西 (Eugenie) 和朱利 (Julie)。

十一日。我奉任命為國內軍隊副統領。

二十日。有一位公民名畢朗，要向波雷求婚。他這個人多錢。我已經寫信給母親說，這件事是不能辦的。

二十五日。我奉任命為國內軍隊正統領。

一七九六年

三月九日。這是共和四年新二月十九日。拿破崙波那帕脫與約瑟芬結婚的婚證。拿破崙是國內軍隊總統領父是鄉紳查理波那帕脫，母是拉摩利奈 (Ramolini)；拿破崙現年二十八歲。約瑟芬狄他沙爾現年二十八歲，生於瑪丁尼島，住在巴黎父是騎兵隊長約瑟狄他沙爾，母是狄蘭奈 (de Lannois)。

十一日。致指揮書：我會請公民巴刺斯轉告衆位指揮，我已同狄他沙爾波哈內 (Beauharnais) 結婚。指揮既信任我，我自應將我的所作所為，告訴指揮。這是多一層結約，令我心向我們的國。這是我的堅決主意，只求救於共和國的恩據。

二十一日。起程赴義大利。

二十七日在尼斯。我對軍隊演說詞：軍人們呀你們既無衣服蔽體，又無糧食果腹。政府是很欠你們的情，却又不能給你們什麼東西。你們現在是在四圍都是山石之中。你們的耐勞性，你們的勇氣，實在是可

嘉；但是並無一線光榮照在你們身上。我要領你們到地球上最豐厚的地方，富貴的市鎮，重大的省分，都在你們的權力中。那裏還有富貴榮華等候你們。征義大利師團的軍人們呀！難道你們的忠勇不能用命麼？二十八日。致指揮書：不多幾日前。我馳赴軍隊任事。是昨天接手。我居眾位指揮的名義，宣佈你們對於軍隊們的行為及耐勞表示滿意。這幾句話，很能令軍人們歡喜，尤其令軍官們歡喜。有一隊因為無恥無賴謀叛，我發號令把榴彈隊監管起來。

二十九日。柏登亞 (Berthier) 軍長，奉命為征義大利師團參謀長。

四月六日。在阿爾賓伽 (Albenga)。我把大營移往阿爾賓伽。我這一舉，把敵人引出過冬的駐紮地。他們把前哨 (哨探隊) 挪到狄哥地方。撒地尼亞王很活動。

我們的軍隊無衣無食，情形實在是可怖。我要推倒許多為難；但是還能辦得到。軍隊的絕對困苦情形，已經破壞了軍紀。無軍紀是不能取勝的。皮德蒙特軍有四萬步兵。奧軍有三萬四千人。我實有四萬五千人。

我在俄尺吉利阿 (Oneglia) 地方，見有許多石像，都是很值錢的。我吩咐拍賣，可以望有三四萬法郎進款。

十一日。今晨八點鐘開戰，我將要進攻，明日我們向右前進。

十二日在克卡利 (Carcare)。共和國萬歲！今日是新三月二十三日。馬塞那 (Massena) 軍長和拉阿普 (Laharpe) 軍長所帶的軍隊攻奧軍。奧軍的統領是標力 (Beaulieu)，有一萬三千人佔據蒙特努 (Montenotte) 要害地方。共和國大敗奧軍，奧軍死傷三千人。

是晚，我剛才巡視戰場一番，兩方面都有陣亡的，都有被俘的。